

小侦察员



外国儿童小说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小侦察员

[苏] II·瓦西里耶夫等著
王志平等译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于淑媛 胡立滨

封面设计：孙承民

插图：

小 侦 察 员

[苏] П. 瓦西里耶夫等著

王志平等译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28 · 印张 36/14 · 插页 12 · 字数 35,000

1983年4月第1版

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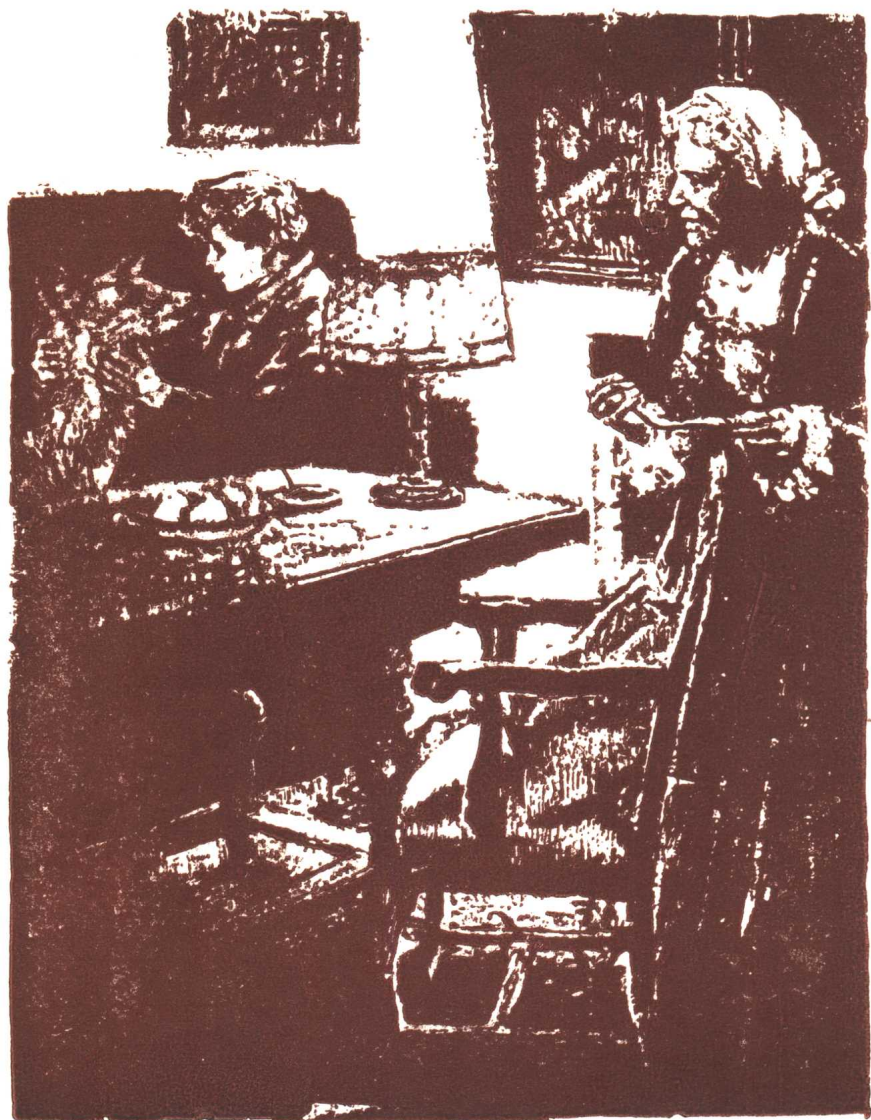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19,55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89

定价：0.46元







目 录

小 侦 察 员〔苏〕И·瓦西里耶夫 著(1)

王 志 平 译

海利希开始战斗.....〔匈〕贝拉·巴拉士 著(22)

舒 雨 王明涛 江 山 译

小 侦 察 员

〔苏〕П·瓦西里耶夫 著

王志平 译

过道里咚地响了一声，门猛地一下打开了，只见一个小男孩钻了进来。

“你往哪儿跑？”哨兵紧追着他问，但已经晚了：小男孩一下子蹿到桌前，游击队长奥勃列兹科夫坐在桌后，正低头看地图。

“叔叔，可以找您谈谈吗？”

“吓，你这个滑头！到底钻进来了！别捣乱，快走，走开！”哨兵一边喊着，一边向男孩走拢。

“等等，”奥勃列兹科夫对哨兵点头说。于是，哨兵不高兴地望望男孩，懊丧地摇摇头，走出去了。

屋里的窗户全都挡着，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。奥勃列兹科夫从桌后站起来，他把灯稍稍往旁边挪了一下，这样能清楚地看到男孩。

“我听你说。”

“首长同志，让我参加游击队吧！”小男孩急得一口气说了下去。

“你是谁，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我？我叫萨尼卡·什马雷绍夫，从卢尼奥弗村来。您大概听说过这个地方。”

“从卢尼奥弗来的？”奥勃列兹科夫反问道。

“嗯，是啊。”

“不，我好象不知道这个村子。”奥勃列兹科夫尽量镇静地说，而他自己却感到非常奇怪：“真是太巧啦！”

就在一分钟之前，他还在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名。它位于铁道附近，游击队员称它为铁路，法西斯分子不分昼夜地沿着这条铁路往前线运兵。所以，应当消灭这个运输站。奥勃列兹科夫正在考虑怎样接近铁路，结果是——卢尼奥弗村附近最方便。那里没有道路，尽是沼泽林子。但是，他的想法还没和任何人交换过。

忽然又出现个卢尼奥弗村！……“真是奇妙的巧合！”奥勃列兹科夫又一想，他谨慎地合上地图。

“你母亲知道你上这儿来吗？”他站在男孩身旁问。

“我没有妈妈，爸爸又在部队里。我和爷爷住在一起。”

“好哇，可见你是从爷爷那儿逃出来的，就把个孤老头儿扔给法西斯了？”

“他们把爷爷赶到德国去了。”

“哈，这你可撒谎啦！”奥勃列兹科夫反驳说。

“德国鬼子要劳力，他们赶那些年轻而又健壮的人到德国去，要老头干嘛？……你在撒谎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嗯，”小男孩承认了。他耷拉着脑袋站在那，左耳朵红了。他个儿小，瘦得皮包骨。加上剃得光光的头，显得更瘦了。这头是怎么剃的！好象剪绵羊毛一样，深一道浅一道。短的地方露出了头皮，而长的地方又一绺一绺地立着。衣服上一个扣子也没有，全都“连肉”扯下来了，裤子磨破了，两只光光的脚上好象涂了一层漆，到处都是裂口。

“谁给你剃的头？”奥勃列兹科夫忍不住地问。

“我自己。”

“自己能吗?”

“那还不容易，一只手把着，另一只手剃。”

“你不好让谁帮帮你吗?”

“自己能干，干嘛找别人。我不习惯求人!”

“你多大啦?”

“十二岁……您还看不出来，我还小吗?还用喂奶是怎么的。大的倒是有，可就是一身肉，而我全身都是筋骨，您摸摸!”于是，他把胳膊一弯，伸到奥勃列兹科夫面前，“您摸摸，瞧!”

奥勃列兹科夫轻轻地捏了一下胳膊肘上边，摇摇头，想：“喏——喏，真有你的!”男孩渴望地瞧着他的眼睛，说：

“首长同志，收下我啦，是吧?”

“你呀，还想参加游击队，可你还不知道，游击队里没有首长，只有队长，”奥勃列兹科夫温和地笑着说，“比方我吧，就是队长。”

“我搞错了。”男孩不好意思地回答说。

“先这样吧，萨尼亚·什马雷绍夫，”奥勃列兹科

夫表情严肃地说，“我们不能收你，你太小，不能收，求也没用。”

“好吧，随您的便。”萨尼卡感到受了委屈说。

奥勃列兹科夫和他又谈了一会，就叫哨兵给男孩弄些吃的，然后再把他送出游击队驻地。

小男孩被带走了，奥勃列兹科夫熄灭了灯，打开窗子。天放亮了。河对过的树梢上已经透出微光。洼地上弥漫着一片晨雾，象浓烟一样覆盖着大地，并且缭绕在黑黝黝的、弯曲的柳树林之间。

“是时候了！”奥勃列兹科夫看了看表，果断地说。

他整了整军装，拉了一下武装带。他们决定向远处的公路行进，这将是一次长时间的转移。奥勃列兹科夫作为一个指挥官，他有一个原则：不应该让敌人找你，而你应该主动去找敌人！要出其不意地给他们以打击！

一个多小时后，游击队已经上路了。他们边走边开路，为了不留下明显的痕迹，他们排成长长的链环形队伍。大家默默地向前行进，只有马的鼻鼾声和用破布包着的马蹄子发出来的闷响声。马摇摇晃晃，鞍子上

放着弹药武器，为了避免金属相撞而发出响声，在马鞍子和枪弹中间也夹上了干草。

大约走了十公里，游击队的侦察员托利亚·诺维科夫骑马跑来向奥勃列兹科夫报告说，他们后面一直跟着一个小男孩。

“他是谁？”奥勃列兹科夫警惕地问。

“就是找过您的那个。”

“我已经叫他回家了！”

“您是吩咐过，可他老是跟着走。”

“那好，把他带到这儿来。”奥勃列兹科夫命令说。

奥勃列兹科夫勒住马，闪到一边，让队伍过去，继续前进。他原地等着，最后边的士兵过去好一阵子了，脚步声也已渐渐消失了，可还不见诺维科夫回来。马站得不耐烦了，不停地倒着蹄子，不断地摇晃着头。“那里是怎么回事？”奥勃列兹科夫心里一阵疑惑。他也等急了，松了一下缰绳，让马缓步向侦察员的方向跑去。他一钻出树丛就看见了诺维科夫。他正和另外几个侦察员站成一圈，焦急不安地议论着什么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奥勃列兹科夫走过来问。侦察员们互

相看了看。

“他跑了。”诺维科夫有些慌张地回答。

“怎么跑的？”

“队长同志，不知他藏哪儿啦，本来一直都在，可忽然不见了，好象钻到地缝里去了。真的，他也可能起了疑心。我们都找遍了，可就是没找到。”

“能这样吗？诺维科夫啊？”

“我们一定能找到他，队长同志。”

“干嘛找我，我在这儿！”突然旁边响了一声。大家一下都回过头去，正见萨尼卡从草墩子后面站起来，不慌不忙地抖着裤子。奥勃列兹科夫看了他一眼，他慌忙地低下头。当他再一接触到队长的目光时，不自然地用手摸摸脑门，难为情地转过身去。

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什么啦？”奥勃列兹科夫冲着他严厉地问。

“是告诉了，”萨尼卡说，“可我还是要跟你们走，您别扔下我。”

“我讲过了，你不能跟我们走，懂吗？不能跟！我们一直行军，你吃不消。”

“嗨，那有什么关系，”萨尼卡反对说，“您看我已经走多远了，没事。我又不用喂奶！”

“但你要明白，战斗随时都会发生！你懂不懂？”

“可我会打枪。有一回您的队员还让我放一梭子子弹呢。我打中了树干。地雷我也会拉。”

“什么样的地雷？”

“就是常用的那种。我在森林里捡到两个，和弗基卡·阿纳斯塔因放了一个，另一个让我藏起来了。”

奥勃列兹科夫沉思了一会儿。他咬着下嘴唇，皱皱眉头。显然，这个固执的孩子你是劝说不了的，什么办法也不能说服他，但又不能带着他。的确，队里也有小青年，像瓦西卡·沙普金和米赫伊卡，还有姑娘列娜·斯捷凡斯卡娅，——但他们都稍稍大些，他可是太小了。应当让他干些别的事。奥勃列兹科夫终于想出了办法。

“萨尼卡，你——听我说，”他放慢了速度，用缓和的语调问，“到你们村边的铁路去，怎么走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萨尼卡这下可精神了，“怎么不知道！”

不过现在你们可不能上那儿去，德国鬼子把路旁二百俄丈以内的树全砍光了。小树连根拔了。他们简直怕死你们了。铁路附近每隔三百步远就设一个岗哨。每个岗哨间十步远又有我们村里的人值班，见到生人就得起，不起就自己找死。”

“一定得起吗？”

“巡逻队长要查的，有一次，树丛动了一下，玛尔法大婶看见了，可她没起，结果被他们打死了。”

“你也值过班吗？”

“值过，”萨尼卡承认说，“爷爷病了，他们强迫我替他。不过，我可把他们吓坏了！我一吓，他们就害怕！明明没人，可我总是起：‘游击队来了！游击队来了！’”

“好，萨尼卡，这样吧，”奥勃列兹科夫说，“我们收你，但要讲条件，你的第一个任务是马上回家去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就去值班，要数数有多少火车上前线，又有多少撤回来。”

“这我能办到。”

“以后我们有人到你那儿去，你把结果告诉他。同

时把地雷也交给他。现在你可别动地雷，都懂吗？”

“懂。”

“太好啦！我再一次提醒你：千万别动地雷！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啦？”

“叫我藏起来了。”

“那就让它呆在那儿吧！你替我们保存着。能做到吗？”

“能做到。”

“好，你现在回去吧。诺维科夫送送你的‘失踪者’吧。”队长转向侦察员笑着说。诺维科夫斜眼看看萨尼卡——为了前不久的事情，他还生气呢。其实，他比萨尼卡大不了多少，是战前九年级的毕业生。刚刚长出胡子，同样象小孩一样，好计较小事。

“送我干嘛，难道我有病？”萨尼卡对他说，“你走吧。”

“看来是得要送送，”诺维科夫生气地回答，“诺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萨尼卡猛地从路上钻到树丛里去。